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銘代之北還京師未至拜武
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
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
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
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
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
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推堅陷
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
設為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負安其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以知裕走以免莊宗
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薛綽淄州刺史

補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屋自有善政安州近淮俗
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屋以竹竿繫飲食多至死不近
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
帝卒贈大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于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
累遷世左相都指揮使以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
鐸鏖其姓名於箭筈以射百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接
矢見思鐸姓名可之後以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憐而記之拜龍武右相都指揮
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
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

五代史記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第四十五

雜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趙在禮字幹臣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五代史記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第四十五

雜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趙在禮字幹臣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
言惶恐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
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
後社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
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
拜鄴都留守與唐尹父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憲
魏軍之驕賊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臣國天平忠
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
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
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二千

自號拔釘錢晉曰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
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
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
就馬櫪自經而平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
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
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
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
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
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社宗滅
梁彥威自陝來朝社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

疑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揔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大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汝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舉旣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逐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與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行此則他人有之我輩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貴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乃魏歸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回明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衆勸進內外機事皆從彥威彥威表與段凝溫諂有隙因擄捕疑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吳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從鎮平盧不守殷石伏誅彥威遣使召驃騎兩前為賀明宗賜兩前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公衆淫口即為號令然非

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為天子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各有淳于晏者無以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以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而從之彥威嘗戰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乃寮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至月州馳騎奏彥威死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畜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閫軍稍遷領隨軍指揮以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董員三州刺史

成在橋關明宗自魏及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下盧慶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饋其成卒效即軍將龍暉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營是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北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陷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為害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自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禮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清魏效節九指揮北成盧臺

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
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
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傳效
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車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繼留
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
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
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二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
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名魏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
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節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
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
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
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曰馬李冲曰吾有錢數百萬

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
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
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憊勞
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自皇帝臨
軒遣冊其在外者王衝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
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
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
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貨鉅萬治第青州
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
尉知溫死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
百兩銀千兩余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
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字榮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軍家子之材武首置之帳下號聽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聽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赴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勣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勣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運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在

對山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戊午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人將萬騎救都晏球聞悉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作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擡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衆

投

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瀟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走餘衆奔潰殺村落之人以鋤穰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請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劄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二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故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

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外食盡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陷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去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反獨不動卒以持久之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平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睿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諂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將王衍立少平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

木獻行請行東遊虜魏王兵伐豎承休太惡以問重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起願與公俱西承休亦賴信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囉不可失願留重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

州建建之建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而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京師曹皇后至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遂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群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闈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擠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宜獨重誨諭汝邪賜以茶
藥而遣之廢帝之復起爲太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
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
賜以旨與入朝給二臣者掖而升殿宴見其渥又徙昭義
賜以王各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即如感浮圖
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
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
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以從恩既去守恩
因剽劫從恩家賞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
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並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守恩性貪鄙人甚古之時高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

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虜有輿出迎太祖
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
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
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
召君幸臣殿尉論之羣臣恐愆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
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
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
至爲湯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反此勢之然也五
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
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意怒頓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數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茲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懿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懿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他能善諸戎語明宗嘗

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重誨亦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質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代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旌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差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生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呼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始盡獲其王璞綾錦羊馬其衆由是城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

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董誨亦言
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脅我福言
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
祖時徙鎮河中代遷立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
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
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公福聞之
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鄆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繫立軍功爲沁
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爲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宋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

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其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
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
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
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一時循撫之

更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宋歐陽脩撰無黨清明正氣高皇帝傳卷之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留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果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崇林葉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遣兵士為巨穴往依之後事梁為關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總棣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拜之梁末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

更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宋歐陽脩撰無黨清明王盛高敏傳次再校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留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柞林葉輒枝折乃之柞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遣兵士為巨穴往依之後事梁為關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總棣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拜之梁末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

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
琪汝州防禦使河山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
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禾因以耀州為順
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頭留闕下以
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
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谷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
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賈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
人善用槊莊宗用其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
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

出陣間者莊宗登高為誓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

取之者從簡曰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替率數騎馳

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世之賜與甚厚從

簡嘗中流矢鏃入胛骨命取之無良藥欲斃其骨人

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醫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間叱其丞

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如然其為人

剛暴難制莊宗母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

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

不能守也先帝能守爾吾不能守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

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者鎮兵圍之已而兵潰

從簡東走於岐廢帝遣使召其不降從簡曰軍主不敢二心廢

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石

為招討副使。以至河陽。拜河陽三城水陸使。廢帝遷洛陽。從簡即降。晉麻績忠武軍人。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大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屠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一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未聞。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一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心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貧為商。買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瀘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出千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部。

代。筠為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共徙鎮興。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其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賞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百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唐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有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滑州錢悉取其行囊。而王行自蜀。行

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貴皆鉅萬然錡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衆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錡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比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均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繼岌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

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魏密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且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曰麻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察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安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

計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之兵於契丹契丹則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以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宰通理邢州山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此郡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族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

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出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准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高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為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其勇甚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其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遣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曰臣日皇以赴急莊宗笑曰

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上里尋曰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曰拔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厚燭乃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里書不京還拜開封尹五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讓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汜本爲
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立不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孟昱昱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吾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請死至王壯之曰美我士也爲

之被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軍事晉
職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
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
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質叛于河陽處讓分兵討破從質還
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警以禍逼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豈以官者爲之
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樞密將相高祖時
以宰相燕維翰李松兼樞密使處讓言官者心不平之
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輒動多請其
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高祖維翰

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語
己高祖不得罷維翰等以處議為極密使處議在職凡
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議子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
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議居喪其年起復高祖德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大師
李承約字德倫蔚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撫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皇主以為匡朝指揮使從破賊於魏縣臨清以功累遷
洛州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汴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潁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潁州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勤為國事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
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
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歸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

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邊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
窳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窳中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
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餉道常
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
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
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置高祖入立復
拜靈武節度使希宗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
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
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詔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
子仁謙

稽顙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
玉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侍同光中并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鑑御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
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馮見廢帝往來計事
廢帝即位德一拜保義軍節度使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
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括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
上將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延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匱蒲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澠州莊宗遣明宗為
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守者
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懷之
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順隴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
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
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於重雍
重雍屢言曰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階終恨之故終不棄
爵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金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捕
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
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
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
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
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
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
與承裕戰州中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
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入全節斬千
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全節曰吾掠
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首求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
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從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
丹交惡全節未常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
丹與晉大軍相距澠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
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
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
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
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
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
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
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為務廣
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

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祖
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嘗一時貴州機
先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
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威
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
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
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
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
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
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
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
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

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執其盛邁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惟遇視虜無報旨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熱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候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

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節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手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節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茲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入之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知其所可知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比自寬貸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隲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避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其厚而
不與之官瓊亦戀戀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却而不納遷洛州圍練
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覓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質交游景俊事高祖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人多智陰
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
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濠多善田
其利百倍且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
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
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徙鎮保義居未幾
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王帶皦坐
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數害之道一匡山中開運三年
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

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
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備僕其盛常項司家
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
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即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
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女子行謙允權婦
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第四十八

雜傳三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藻高濂校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
 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寵其弟存矩存矩為新
 州團練使統山後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公存矩會
 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詔民出馬民以十牛易
 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至用行行至祁溝關聚而
 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中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
 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
 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劫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
 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宗得之喜甚以為義
 威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守章事入為上將軍

五代史記

卷四十八

雜傳

三十一

出鎮昭義徙安遠管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懇不
自安天福元年文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北副使杜重貴送
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
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
將士皆拜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
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兒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
攻掠幽薊之間勇其人民教劫命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
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英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
燕趙人無寧歲書是也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
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
其南奔始屈身晦亦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
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

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勇
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
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罷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斬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
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
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以暉降以
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
失五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精兵遮
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抵城中一日金全

利其所掠資因擒其將武克和等一餘人殺之兄和呼曰
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武克和等何罪反地殺邪若
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若將軍遺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
祖不能諒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
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肉漢榮以累功臣為
選庶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
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主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
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墮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
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
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庶士也為人如
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當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

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
高祖以馬金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
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
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金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欵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金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汧川引頸北
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特李守貞反
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杏文徽等出沐
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汧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平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
榮妻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
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
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李何思
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
利器械以爲備馮贇事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
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
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劄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
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備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
皆悲之而虔殺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劄思權因呼其衆
曰潞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

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而權與暉入見從珂思
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專使
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
曰可也寧節度使廢帝入宮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
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
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禁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
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曰廢帝暉不可與名番乃以爲
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罪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
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
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及鳳翔擁兵東至

陝賊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
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賊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
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賊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路王
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
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
馳騎前見弘贇曰王上危迫五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
天子遊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
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
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
高祖且以弘贇語告賊帝曰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
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念及此也公終此時不能報國而

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
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
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驢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
子密爲殿直廢帝入立道緜持鳩與弘贇初賊帝在衛州
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賊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
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賊帝受之由是日獻
一觴及戀持醪至因使酒家獻之賊帝飲而不疑遂斃弘
贇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年贈公傳
劉案其字求立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車重爲唐
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案爲兵部尚書守光
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
轉運使馬紹宏辟案父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比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父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塩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且得益租審父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父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父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堯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堯曰高祖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

早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父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父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二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突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爲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柱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
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
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
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
高祖入立徙鎮武寧空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竟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
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
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
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策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
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
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

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
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
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
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
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
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
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以行珪為武州刺
史其後守光背晉晉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
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
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
行珪于繫之兵高武州指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
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

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
行珪城中食盡勢甚州人皆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我以降卒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
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中夜總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拔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
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
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嗾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
之因潛徙庫兵丁他所戍兵悉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
行珪追而殺之凶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
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諫明宗帳
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

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歸軍
行周將前軍夜遇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
也軍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軍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感梁之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讓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以為言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
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監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為侍衛都軍都指使李彥韜馮玉等用
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國藩行周文棄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以行周為人召行周將以犯漢
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人不從漢高祖入京即加
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梁王同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奉天有子德微

白丹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軍卒唐等之亂為護聖

指揮使執兵犯京師丹榮從之奔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谷守鎮州去晉人從者多為其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

謀害麻谷使人召丹榮丹榮遂歸不欲往雷士迫之乃往

其攻之麻谷走諸將以丹榮為最高乃推為留後丹榮

出於行伍負而無謀是時李松和凝等皆嗜契丹留鎮州

再築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松取甘其貨李穀謂曰

公等親被劫舟之苦憂死不暇然遂麻谷者乃衆人所為

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

然他日至京師人必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丹榮默然乃

止而悉拘管事麻谷者取其財鎮人謂之曰麻谷漢高祖

即位拜丹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

以兵入京師軍士攻丹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

卒皆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而見公乎乃斬

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少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

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

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

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

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劫丹犯京師曾

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

安叔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啜飯

處叔千拜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

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子家嘗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宋駱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本府校

翟光鄴字化本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調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權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棣沂二州刺史晉宗副軍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音契丹滅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人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中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師自以嘗私附勢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子家嘗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宋駱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本府校

翟光鄴字化本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調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權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棣沂二州刺史晉宗副軍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音契丹滅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人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中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蔽風雨淮陸親族蓬衣糲食均無而光鄴處之晏然
日與賓客以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
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
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劾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友平
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重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
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如
畫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潭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
遣暉龍濟州不克遂入於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從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集

民不堪役而流亡其眾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
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重正息侵奪然
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堯項拓拔彥超最為
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上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音彥超既留而諸
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
得夷心反以為患從鎮靜難又從保義歲中乃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須河湯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馬王季彦超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
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大夷落心入為患暉即請曰今